

## 想做一棵树

刘俭



当我的记忆踏上广袤的大地  
便有了五彩缤纷的梦想  
面对充满活力的万物众生  
我想做一棵名不经传的树  
笑迎未来的喜乐哀愁  
期冀唱响心中微弱生命之歌

我曾想做一棵梨树  
站进千家万户平凡的院落  
冬天怀揣无限期盼  
春天尽情争开开花  
夏天努力酝酿硕果  
秋天奉献精美成熟  
把连贯的清爽 甘甜 芬芳  
飘洒饱蘸汗水的人间

我曾想做一棵樟树  
冲破缓慢生长的桎梏  
不管心在城市还是身处乡村  
一年四季弥漫出清香  
跟随风儿侵入每一个呼吸  
让所有的心情变得舒畅

我曾想做一棵杜仲  
静默地生长在药草园中  
忍受一次又一次撕裂的疼痛  
甘愿从躯体上脱取鲜活的外皮  
从凤凰涅槃般的煎熬中  
真诚跨入救死扶伤的行列

我曾想做一棵云杉  
昂然屹立在高山雪峰  
脚踏冷酷的冰天  
面迎凌厉的寒风  
头顶高耸的蓝天  
心朝灿烂的骄阳  
用极限的高音向严寒宣示  
只有冻死的懦夫没有冻死的意志

我曾想做一棵榕树  
任凭裸露的根茎伸向四面八方  
展现独木成林的无畏气魄  
不断让枝叶奋力向天空扩展  
在烈日下撑起一把清凉的巨伞  
迫使炎热低下高傲的头颅

我曾想做一棵胡杨  
兄弟姊妹手挽手 肩并肩  
用柔弱的身躯阻挡狂风漫沙  
即使失去生命也绝不轻易倒下  
纵然倒下也绝不轻易枯萎  
哪怕枯萎也绝不轻易腐朽  
赤裸干枯的灵魂 永远  
归属生于斯长于斯的浩瀚大漠

我曾想做一棵红树  
依偎在冷清海泥的怀抱中  
常年啜饮苦涩无情的海水  
时刻经受海风恐怖洗礼  
孤独无助地相伴着  
茫茫滩涂 礁石 甚至珊瑚群  
放飞勇敢和波峰浪谷持续抗争  
为绵延的海滨构造绿色的风景

我曾想做一棵丹枫  
日日夜夜守卫在静寂的峡谷  
冲破悬崖峭壁的层层封锁  
抖散云雾锁的混沌笼罩  
在金风自由流淌的日子  
释放如火如荼的满腔热情

其实 我最想做一棵普通的垂柳  
深深地 平静地 虔诚地扎根  
在水乡的田野 道路 土坡 河湾  
享受自由 快乐 艰辛 坦然 的成长  
哪怕有一天变成灰烬  
也会紧紧拥抱这片多情的热土

塘河水给我流动的血液  
芦苇荡给我坚韧的骨骼  
黄土地给我健壮的肌体  
家乡情给我无穷的力量  
所有的树都有自己的特点  
也都有在每一处生存的价值

是树  
就要经受风雨的洗礼  
是树  
就要顶住冰霜的侵袭  
是树  
就要忍耐碎裂的阵痛  
是树  
就要笑对命运的变幻  
正因为有了各色各样的树  
大自然才更优美 更和谐 更浪漫

每棵树坚守着自己的梦  
风中总会留下自己的舞蹈  
既会舞出失落也会舞出兴奋  
既会舞出痛苦更会舞出欢乐  
人类社会就像一片片莽莽大森林  
每个人都是这森林中的一棵树

## 九龙口的白天与黑夜

贾云



因机缘会,来九龙口度过三天两夜。

九龙口的风很熟悉,馨香中夹杂丝丝甜蜜,温暖中不失清凉。我贪婪地呼吸着这乡野的清香,有一种身轻如燕的感觉,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一句话自心中升起:

这是一个让人打开心扉的地方!

一

九龙口的白天,在于她的广阔。

人间五月天,浅夏胜春烟。一个阴天的下午,太阳躲了起来,阳光在乌云的簇拥中迷失,人间少了些许热烈,多了一丝凉爽。逢此天赐良机,去一览九龙口湿地风光。

如同织就的游人进门,便置身于浓密的绿,被广袤无垠的水系包裹。

有没有阳光,九龙口风景都旖旎迷人。眼前,柳青花黄,河堤弯弯曲曲,坝旁水复疑无路,尽是风光;近处荷叶婀娜多姿,鸬鸟闲庭信步,水中群鱼嬉戏,远处烟波浩渺,高天白鹭成行。在更远的地方,水天一色,或有打鱼人出没风波里。

林上河、钱沟河、安丰河、新舍河、颍河、溪河、黄河、洞河、城河等9条自然河道仿佛九条真龙蜿蜒于天地间,最后又汇合于龙珠岛,形成九龙抢珠的复合水系,造就淮荡水面10万亩。导游指着其中的两条河,这是淮安的方向,此时此地,才更真切地明白淮安盐城一衣带水的兄弟情谊。

先上游览车,再下九龙船,又登龙珠岛。

游览车不紧不慢,穿过漫坡遍野的花海,见夏花绚烂;绕过弯弯曲曲河堤,看柳枝起舞;越过精致起伏的小桥,听风过荷塘的脚步声。最后,在河边的茅草码头停车。一座古色古香的木质风雨亭,用黄黄的浓密的茅草为顶,别有韵味。这便是龙船出发的码头。游人们摩肩接踵上船。这一条条游船均为古典风格,船身镶有金龙,我给它起名九龙船。

游客登船落座。九龙船便从容地从划开河面,在蜿蜒曲折水波中随波逐流,忽隐忽现穿过此起彼伏的芦苇荡,最后,到达九龙口的心脏龙珠岛。

龙珠岛的风很大,大而不失清爽,这是让游客流连忘返的“妖”风。五谷树生在此。五谷树长得尽九龙口风水便利,生机勃勃,昂扬茂盛,如同新时代的建湖。看见五谷树,想起一个美丽的传说。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古人将五谷看得很重,所以每逢新春,家家户户都会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九龙口的五谷树,果实形如五谷。五谷树的繁盛,寓意今岁五谷丰登。

欲穷好风景,更上一层楼。上了龙珠岛的小楼,极目远眺,四面八方,尽是风景。河水汤汤,如泣如诉,如歌如

舞,九方向延伸。芦苇如林,密密麻麻,此起彼伏,风过千尺浪。

静坐小憩,见烟霞散落在人间,闲坐静思,观水天相接盛景。

这就是九龙口的白天。

九龙口不仅有自然风光,更有非遗奇观。那是一场穿越的奇遇。那是淮剧小镇。

二

淮剧小镇白天,是一场穿越。

非遗文化,自有其魅力。

向左九龙口,向右淮剧小镇。

淮剧小镇,我来了。村口,远客登门,大戏开幕,入村的拱桥上,古色古香的淮剧恰好上演。淮剧精彩,不自觉间跨过桥,也入了戏。前后左右,都是剧场。楼阁玲珑,山岩喷泉错落有致,小桥流水人家层次分明,主人是演员,客人是观众,也是戏子。谈笑间,有震撼人心的百鼓齐鸣,也有惊心动魄的杂技,还有精致可人的小戏……演员们穿梭在游人中间,有时你分不清哪是观众席、哪是戏台,也分不清哪是游人、哪是演员。人在小镇,如同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一切仿佛穿越进时代叠加的世界。写满历史厚重感的淮剧传习所、1953淮剧餐吧、古法酱油、画糖捏面馆、沙庄茶社、乔老爷的店等等院落作坊层出不穷,目不暇接;在各类古楼老店之间,新时代的店家也不胜枚举:有戏书局、猫屎咖啡、小龙坎火锅、指尖诗意图纸研社……小镇不止步于此,还有传承地方特色的老店:藕与——出售特产藕粉圆子、藕藕糖水铺……游客喜欢的,还有随处可见的古戏台,随处可见的淮剧杂技表演,随处可见的淮剧作坊符号。

等你晃晃悠悠转到小镇最深处,一座神秘的院落便出现在眼前。这院落外塘有名“喜鹊湾”。

九龙口的夜,藏在淮剧小镇。淮剧小镇灵魂藏在喜鹊湾。

喜鹊湾是小镇里的大剧场,入夜,便有精彩的演出。

三

那一夜,我们相会在喜鹊湾。

入场,露天就座。前方是青草与池塘,再向前,在池塘中间是一处露天舞台,可惜有点远。

“演出是在中间那舞台上吗?”

游客们纷纷互问。谁也不知道。就在这时,一位身着戏服的女演员唱着淮剧出现在观众身边。

唱小剧的演员脸画描精致,标准的淮剧脸谱栩栩如生。她的唱功深厚,唱腔有滋有味。

二爷能喝些白酒,他说绿汤好,喝多少不上头,喝多少不醉,手上宽裕时一买就是一扎子,大家慢慢喝。二爷说,一辈子都能把绿汤吃成昆,昆湖烟抽起来的人就不错了,就算是太平盛世了!

二爷也打小麻将,小大妈、老太太、老爹爹他都能来。二爷说,人生如牌,不要指望牌牌是你成。二爷牌桌上说的,我现在仍记得用着。

二爷工作的场所我去过,但听猪哭猪嚎,雨雨腥风,对于猪而言,二爷就是浑身上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但脱掉屠夫服、洗净身手、换上小K服,有二爷一起串街走巷还是十分温馨的。身边好像没有几个人知道二爷是杀猪的,大家也没有提过,只是要喝酒了就想起二爷,打牌少腿子就呼二爷,去逛商场就想二爷结伴,现在想起二爷,心里依然暖暖暖暖的。

二爷还干着原来的活。几年不见二爷了,夹起肉块偶尔便想:你肉怎么丢了过去的猪腥味了呢?这是二爷刀下的猪么!

二爷还好吧,三爷想你!

二爷还干着原来的活。几年不见二爷了,夹起肉块偶尔便想:你肉怎么丢了过去的猪腥味了呢?这是二爷刀下的猪么!

二爷还好吧,三爷想你!

二爷还干着原来的活。几年不见二爷了,夹起肉块偶尔便想:你肉怎么丢了过去的猪腥味了呢?这是二爷刀下的猪么!

二爷还好吧,三爷想你!

二爷还干着原来的活。几年不见二爷了,夹起肉块偶尔便想:你肉怎么丢了过去的猪腥味了呢?这是二爷刀下的猪么!

二爷还好吧,三爷想你!

二爷还干着原来的活。几年不见二爷了,夹起肉块偶尔便想:你肉怎么丢了过去的猪腥味了呢?这是二爷刀下的猪么!

二爷还好吧,三爷想你!

她唱了一段又一段。她唱了一会,杂技表演来了,喷火杂耍一个接一个。

难道这就是演出?  
不,不是的。

鼓乐齐鸣,才是一场串联大戏的开始。

大戏从这儿一个美丽的传说开始,四面八方开始有演员在楼阁、舞台、楼道及四边分别演唱。

不仅如此,杂技演员在远处楼阁露台,爬上高高的竹竿,在竹竿的顶部做着扣人心弦的高难度动作。

不仅如此,女主角吊着威亚出现在空中。夜很黑,舞台的强光汇聚,恰好可见演员在高空表演,边唱边舞。

不仅如此,池塘喷出高高的水珠及火光,在连绵水雾中,一条巨大且逼真的3D长龙蜿蜒而现,活灵活现,游来游去,栩栩如生。这龙在说什么故事?我可告诉你。

喜鹊湾,你要自己来看!

四

又一夜,我独自跑过淮剧小镇。

我是一名夜跑者,我会用双脚丈量身体可以到达的地方。

那夜,夜幕无边无际从四面八方罩下,远方尽是深沉的黑。九龙大道在路灯的护卫下如一条长长的九龙剑。这把剑轻轻一挥,便将这黑夜划开一条明亮的豁口,一直延伸到远方。那些光溅开,四散了出去,又在更远的四野引发点点珍珠亮,成了稀疏的万家灯火。

盐城的这一隅,被静谧包裹着。乡野微虫虽小,依然向往光。只要有一点光,它可以放弃生命去追求。陪伴我灵魂奔跑的同路人是一只只不知名的虫儿。除了翅膀不停地拍击黑暗生出些许沙沙声,虫子便再无言语。它们在沉默中追寻着光,直到肉体消亡。九龙大道两旁,有浅浅的沟壑纵横,茂密的草丛树林相偎依。草丛中,有胆小如鼠的蛴螬和它的朋友,它们组成了乐队,喜欢在这宁静的夜幕下表演,有的唱歌,有的轻轻地击打乐器。

我从这条路跑过时,并没有弯道考验我的选择,只有凉爽的风用饱含泥土馨香的空气抚慰我。我也不知道方向,不过路上有忠于职守的指示牌。跟着指示牌跑,前方就是目标。

左手湿地公园已关门,右手非遗淮剧小镇在等我。我与她的缘分在夜幕的静谧中。我相信下一次看她时,她一定在阳光下羞涩地微笑。

夜幕下的小镇自有她的美。七彩琉璃的艺术灯光、随处可见的大红灯笼、五颜六色的店名招牌,静静流淌的河水,不甘寂寞的喷泉,古色古香的拱桥及夜幕下不再喧闹的古戏台。尽管在夜晚,依然是一步一景,小镇的美在她的一花一草,一石一瓦,一灯一屋。在小镇前穿梭,我忽然就想到了唐朝的繁华,想到“九州暮色落,万国朝云开”,想到“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想到“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想到一位异域来美妇,她的发髻,她的胸前,她的细嫩手腕与细若柳枝的腰间,挂满了各种琉璃珠宝,闪耀着夺目的光芒。我看着小镇,想到我的姑娘,我的心儿慌慌,我的大脑缺氧……

我顺着凹凸不平的青灰色砖石路,在鳞次栉比各类店家门前穿梭,没有目标,也迷失了方向。

五

来九龙口,玩的好,吃的更好。不是更好,是更健康,更鲜美。

当然吃的全是水产品;莲藕做出藕粉,藕粉成团,圆圆的香又甜。这个小小的藕团可不简单,里面有各种馅料。如果来的季节合适,那不仅是藕团,还有莲蓬、莲子。那密密麻麻的芦苇,叶子包上地产的大米,便成了可口香甜的粽子。

更让人馋涎欲滴的是各种野生河鲜,长鱼、白鱼、杂鱼、鳊子……

那一夜,我夜深忽梦少年事,闲来垂钓小河口,肥鱼一尺断细竿。

拜别九龙口,题写渔家傲一首,感恩这一次相遇:  
渔家傲·游九龙口  
九龙抢珠光景异,夏来鹭鹭自留意。  
万亩滩涂风又起。天接地,夕照余晖八千里。  
藕粉成团甜客忆,游人不绝成生计。  
长观肥胖鱼儿戏。送日丽,渔人张网撒天地。

## 爷们

王马堆

叫爷,有江湖气,侠义气,也充满亲情。有人叫“爷”,有一份豪情和义气,也担待着更重更沉的责任。这爷不好叫,爷也不好做。

20世纪90后几年玩的哥几个彼此都不叫哥哥兄弟,一律“爷”。

“三爷好!”“王三爷今儿头雪亮干吗去啊?”我爱听,听着心里特舒坦,特有尊严感。

从小三子、王三子、王小三,到“王三爷”,转换得很偶然。记得最初“三爷”叫得最溜的是邻居汪兄。“三爷”从他嘴里叫起,“王三爷”,却从汪兄母亲——一个很亲切的老人嘴里叫出,从此老的小的男的的女的一律叫我“三爷、王三爷”,连我母亲也喊顺嘴了:我家三爷今天不知跑到哪块去了!

投我桃,报你李。汪兄在家排名老二,我便称呼他为“二爷”。一个汪二爷,一个王三爷,两个爷碰到一起,光听音,不明就里地以为我们是本家弟兄,“汪”、“王”,八字子打不到一块去。但那段日子我们却整天黏糊在一起。根本不会跳舞却也能拖着走半天三步,根本没有什么生意可做却在小茶社里大白天说梦话净扯一批煤炭一批石子的瞎话——嗓门还高高的就怕四邻听不到,把昆湖烟装进中华烟盒里硬装大头虾,三天两头往开书店的漂亮女孩那里借书装斯文,租的书回家从来没有翻过,一角钱一天就赚着人家姑娘两眼。有事没事两个爷头上湿湿的上足了摩丝,黄军裤,黄军帽,各骑一辆破车满街转悠;西门盐马路那边集市,北门新客站,东门打靶场,南门前新河那边,无处不去,90年后的盐城处处是爷们的天下。

二爷早我二年进厂就业,肉联厂,杀猪的。但爷们一起出去,遇哥们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律介绍:二爷,市食品公司上班。爷们在一起有时也拿二爷开涮,叫小刀手算文明了,还有喊刽子手、屠夫的。但二爷从不生气。

“三爷,是哪个这么狂啊!”住一个大院的四爷如天兵天将悄然空降。“怎么,不服气啊!”那个小子很嚣张。

“叭叭”不等他牛气冲出,四爷两拳下去就把他打趴,满地找牙。“龟孙子,我家王三爷是你欺负的?!”四爷敬驾让我补足了面子。受尽委屈没有掉泪的我,因为感激感动生生地流下了泪。

本姓四爷,比我大10岁,住进一个院落,最早是点头熟,第一次领略到四爷的魅力是邻居遇到小偷。邻居家发现小偷,小偷反锁房门没人敢靠近。四爷过来,赤手空拳,一脚踢开房门,小偷欲跑,四爷三拳两脚生擒毛贼,扭送公安。

四爷身手不凡,生性仗义,遇有不平事每每都勇于出手出拳伸张。

四爷出手利索,四妈一样捶,而且是往死里捶。四妈常常被捶得鼻一块紫一块。这边捶停当了,那边又陪着笑脸奔医院。

“以后看到我捶你,你就跑,跑了就捶不到了啊!”

“跑了让你砸东西,东西砸了就是钱,我才不跑呢!”

四爷早年在一家企业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车间主任说,来去你自由,工资不少你的。后来厂子关门,四爷待在家里的日子,整天高朋满座,门口常常停一溜摩托车,都是些话声音嗓门高、头发披肩、牛仔马靴的汉子。那几年,有四爷罩着,遇事心里踏实多了,遇找茬的主,滚一边去。

邻居强强一次骑车不小心撞死了一只狗,正当狗主人兴师问罪时,听强强说起“四爷”,火气消了少许,便也就不再追究,还托强强干脆把死狗带回去“四爷”扒了皮煮了吃了。四爷喊上我们一帮,我带了五瓶二锅头过去,有幸也饱了一回口福,一帮人在四爷家吃肉喝二锅头直到凌晨。邻人有意见,却也咽回了肚里,谁叫我们是在四爷家闹腾呢?!